



三朝北盟會編二百十六之二百二十
炎興下帙

第二百十六卷

起紹興十六年五月盡十九年十二月

第二百十七卷

起紹興二十年二月盡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辛未

第二百十八卷

起紹興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辛未盡其日

第二百十九卷

起紹興二十一年九月盡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一日乙

未

第二百二十卷

起紹興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丙申盡其日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六

炎興下帙二百十六

起紹興十六年五月盡
十九年十二月

紹興十六年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十月何鑄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紹興十七年三月四日丁卯牛皋卒

丙寅都統田師中大會諸將而統制官牛皋遇毒而歸知其必斃乃呼門下吏及對家人語以後事翌日丁卯卒于正寢故外人唯知皋無病而卒既而聞其遇毒或以為秦檜密令

次行有題辭

師中毒之莫不嘆惜

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九月一日壬戌朔沈該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蘇擘副之詹大方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容肅副之

二日癸亥趙鼎卒于吉陽軍

趙鼎安置在海外者凡數年秦檜降朝旨令吉陽軍月具鼎存亡申尚書省鼎遣人呼其一子至委之曰檜必欲我死也我若不死當誅及我一家我死則汝曹無患矣付以後事不食而死年六十三四方人聞之無有不泣下者

林泉野記曰趙鼎字元鎮解州人登崇寧五年第靖康初解

潛為河東宣撫副使辟為廟諱當公事建炎二年為樞密院

計議官除侍御史遷中丞金人南侵上幸明州宰相呂頤浩

議復還親征鼎力爭以衆寡不敵不若為避狄之計上遂決

航海之行四年累言頤浩之過罷之擢簽書樞密院是冬罷

為提舉洞霄宮紹興二年起知建康府兼江東安撫制置使

三年知洪州兼江西安撫制置大使頃之改督川陝荆襄諸

軍事未行而虜犯淮南宰相朱勝非失錯乞持餘服罷去鼎

奏乞親征以督諸將乃留為尚書右僕射同中書門下平章

事兼知樞密院事從幸平江府督韓世忠劉光世張俊進兵

淮東擊敗虜衆荐張浚復知樞密院事罷席益汪伯彥舉同

馬御名折房質王居政晏御名復陳與義廖剛張致遠胡寅
劉大伸沈與求章誼劉世寧潘良貴范冲朱震之徒而人心
悅向五年遷左僕射兼樞密院事及都督之任士民間之莫
不以手加額昂為政戢吏愛民謙冲礼士犯顏敢諫權倖請
謁內降差除一切格止重伊川程氏六經之學元祐黨籍子
孫多蒙擢用去職吏進正人一時稱為賢相翕然有中興之
望六年劉豫寇淮南劉光世以孤軍不敢守廬州乞退歸太
平州昂從其請張浚往江上督軍復遣光世還遂破劉麟浚
回以昂私于光世為奏浚又請上幸建康以圖中原昂謂宜
自守未可進乃罷為觀文殿大學士知紹興府兼浙江安撫

制置大使七年浚罷召昂復尚書左僕射因請上還臨安召
用常同張九成傅崧卿向子諲委王庶督軍政八年加特進
王倫使自虜還敵復遣人來議和右相秦檜遂請臣之昂爭
不從乞罷乃以檢校少保奉國軍節度使知紹興府兼江浙
安撫使再罷為提舉洞霄宮虜叛盟昂上言時政檜方專朝
大忌其能心欲殺之諷中丞王次翁誣言其罪責授朝議大
夫分司南京郡武軍居住又令次翁誣以聞叛盟嘗有幸言
上亦每啣昂言語切直責授清遠軍節度副使潮州安置十
四年檜怒昂不能自盡令臣僚劾以怨望朝廷吉陽軍安置
十七年卒年六十三朝野痛之有子四人昂既死檜憾之不

置二十五年衢州通判汪召嗣教官莫及希檜奇誣鼎子與
趙令矜飲酒誹謗時政送大理寺欲加族戚會檜死獲免二
十六年追復鼎觀文殿學士

秀水閔居錄曰紹興二年呂相頤浩奏相檜引傾儉浮躁之
士列于要近以為黨助謀出呂而專政其黨建言周宣王時
內修政事外攘夷狄故能中興今二相宜分任內外之事于
是降制除頤浩江淮荆浙都督諸軍事總兵江上制詞曰玩
歲苟安非拯溺救災之意待時自定豈興衰撥亂之圖又云
盡長江表裏之封卷歸經略舉宿將王侯之貴咸聽指呼都
省置修政局議更張法度檜領之五月頤浩出師群小亂朝

紛然競進無復彛叙上乃覺悟頤浩至潤州兵潰不能進引
疾求罷召還八月檜敗而局廢侍從臺諫往往坐媚竈逐去
余守會稽忽除同都督軍事上章力辭極論利害至教千言
後旬日改除叅政孟庾時庾同韓世忠湖外討賊回就用以
代頤浩也九月余復相而頤浩猶帶都督余因進呈奏言此
官當罷同列皆言方防秋未可余又言庾姑存之頤浩所領
可罷三年正月余又奏適虜使來執政皆言江上不可無應
接宜待使回三月使人回余又奏始得旨庾赴闕都督府罷
是歲九月頤浩罷政四年夏初張浚被罪陝蜀無大帥言者
有章云若無大帥必失西蜀六月蒙上宣諭云西帥難其人

三朝正史卷之四
四
朕欲以叅政趙鼎知樞密院為川陝宣撫處置使如張浚故事余曰聖謀如此臣不敢不奉詔自是言者益力而踰月無處分八月余以瘡瘍謁告十餘日忽奉宸翰如前旨即日執政見訪問疾鼎語余曰今川陝兵柄皆屬吳玠大帥無他能制玠足矣然玠見為宣撫副使若官與之同豈可制乎余曰公意如何有所見胡不奏且公以元樞出使豈論宣撫耶鼎曰須得一使名在宣撫上者方可為之余心知鼎欲都督即曰偶拙病未愈未能造朝公不欲自言即同官亦可言也鼎唯唯後兩日再奉宸筆改命鼎都督川陝荆襄諸軍事是時余起復居位已累上十二章乞持餘服鼎窺宰席甚急被命

殊不樂申請數十條皆不可行如隨軍錢物須七百萬緡之類余參告進呈指此一項奏言昔聞玉音趙鼎出使如張浚故事上曰然余又曰浚自建康赴蜀朝廷給錢一百五十萬緡今鼎所須三倍以上今歲郊恩所費不貲上曰奈何余曰欲支三百萬緡半至朝廷已如浚數半令所部諸路漕司應副上可之既退鼎怒語云令我作乞兒入蜀耶遷延久之知後命得請鼎果相不復議蜀帥五年春鼎遷左相張浚右相並隨帶都督諸路軍事浚統兵往來江湖號都督行府權勢甚盛便宜行事關送三省密院奉行內外無敢違者更易大將軍移徙諸軍科歛之重以千萬計軍民胥怨浚方大言進復中

原欲獨任國事七年正月逐鼎于會稽至五月淮淝兵變浚
敗鼎復相然都督竟罷矣 又曰趙鼎復相植黨益急凡兇
險刻薄之士無不收用使造虛譽而排善類張戒其一也鼎
荐常同為中丞同即以鼎所善奏為臺屬戒自即官除察院
未幾遷殿院紹興八年秋鼎失眷乞罷戒知其決去即露章
請留以徼後福其言狂躁愚弄既罷猶知泉州蓋其黨與維
持之力也今錄其疏云臣本貫河東絳州趙鼎本貫陝西解
州鄉里相近士大夫通號曰西人臣被召除館職官除即官
寔自聖恩然人亦或云鼎進擬是非臣所得而知也今趙鼎
求去議者皆以為未可臣欲言之則形迹如此欲不言則大

臣進退國家安危所係陛下他日必悔之臣初不知鼎負陛
下者何事鼎與同列忿爭者何語鼎不敢自安者何意臣竊
料陛下與鼎君臣之間嫌疑已久同列之際猜嫌已深鼎不
自安非一日假使勉强少留終非可否相濟聖意已決臣不
復言但鼎去之後秦檜先悔而陛下後悔理在不疑此為可
慮耳鼎去之後陛下必不獨任能慮事如鼎者絕少爭權者
甚多後來者不三數月即與檜爭必矣此所謂秦檜先悔也
陛下即位十二年而命相凡九人前後拜罷以三十數已試
未試人材可知使後來者皆大過人雖去鼎可也若但斥逐
異己而遷除附己者徒為紛紛則與鼎何異萬一緩急之際

又將復用之使鼎何顏復見士大夫哉所謂陛下後悔也臣
今為陛下計有三其上可留則用之鼎若有負于陛下者面
戒勅之鼎若與同列不協則面責以先國家後私讐之義其
次必不可則姑留之行在祖宗故事宰執罷政多留京師非
特示恩禮亦以備顧問近時前宰執遂無復敢留行在者乃
薄俗可歎非祖宗意也未罷相則如前五日一到朝堂之類
罷相則置之講筵少候期月之間朝政修明邊境靜謐然後
聽其遠去亦未為晚進退之間猶為有礼不然去歲召之如
彼其急今日去之如此其遽時有緩急事有大小臣恐天下
不無竊議鼎尚不敢自保餘人何足道哉臣之區區所慮者

國家之安危所惜者陛下之舉措陛下若以為公論則願聖
心更加審處若以為跡涉朋附則罪何所逃亦惟陛下察之
而已伏候勅旨貼黃稱臣今為言事官進退皆出宸衷非所
敢與鼎若去位則臣事陛下無復嫌疑迹愈安矣臣在計則
幸鼎之去為便在陛下則衆論以為未便也常同初除中丞
以臣姓名荐于陛下鼎聞之縮頭吐舌搔首人傳以為笑鼎
畏臣如此三省同奉聖旨張戒為耳目之官附下罔上可與
外任差遣又曰趙相鼎薄解問人起於白屋有朴野之狀
一日拜相驟為驕侈以臨安相府為不足居別起大堂竒花
嘉木環植周圍堂之四隅各設大爐為異香竒種每坐堂中

則四爐焚香烟氣氤氳合于坐上謂之香雲又堂饌白艱難
來至於菲薄鼎增厚十倍日有會集侍從諸將下逮省寺官
所喜者次第召食堂厨公吏支日費香直且數千緡酒饌尚
不計也其後鼎坐臺疏落職守泉累章數千言而乾沒都督
錢十七萬緡竊用激賞庫錢七十餘萬緡掩有臨安府什物
三千餘件乃章中一事命下人皆謂鼎必辨而不辨也

紹興十八年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九月陳誠之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

王墨卿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紹興十九年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九月湯鵬舉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石清副之

張杞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

十二月董先為鄂州駐劄御前左軍統制

董先初在鄂州宣撫司為背嵬軍統制岳飛死後召先赴行
在隸步軍司為統制先與步帥趙密不協為江東副總管信
州駐劄殿司楊存中憐其才常贖遺甚厚具劄子乞隸殿司
以三衙不許互換陳乞不許鄂州都統制田師中乃乞先為
統制遂為左軍統制

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金國元顏亶為岐王亮弑殂

神麓記曰皇統九年四月初太白蝕月太史言不利于君將大臣作亂又有旋風從北向南吹染練騰空萬民望之上青下赤落在內廷祥曦殿之側繼而風雷大作有龍自寢殿而出火統壁幕地衣眾人皆觀東昏震悸遂大赦天下翰林學士承旨張鈞作赦文稱迺者龍潛我宮之句東昏猶是大怒曰龍柰我何將張鈞杖之數百截去手足而斬之東昏不道自此始也每日窺覘左右近侍不辨親疎少不如意恣情逞欲手自刃之親殺兵部尚書賽居常護衛將軍八斤廣威宿直將軍特賽定遠胙王長勝馬及其弟冀州節度使查辣子姪皆

族誅之又手刃鄧王子阿木輔國元弟二人又手及皇后裴摩申氏并妃嬪以放歸宗者數輩皆賜死於家大臣戰慄待死每旦入朝與親戚相別而行駙馬都尉唐古卞率平章政事岐國王亮廉訪叅政蕭王仲武太常卿烏達宿直將軍幹諸尚廐局使高景山寢殿小底興國奴同謀因帝醉熟睡先盜去帝側弓刀詐稱宣命夜召亮等直入霄儀殿就醉寢弑帝時年三十一是夜有護衛將軍忽突者元不豫謀潛見此輩入寢殿欲行大逆其東昏裸體躍起取傍側弓刀不獲忽突先以所執槍刺東昏于壁眾乃同時向前亂刀斫而殺之遂開殿門興國奴傳旨歛取護衛弓刀皆不知其故然後屏

出敦德殿門詐稱前帝宣召大臣等左丞相宗賢夜半入內
遂亂刀所殺并男子并誅之又召右丞相曹國王阿魯掌山
至則縊死之遂立亮改號天德遜明朝諸大臣布告天下以
失道廢會為東昏主

金國岐王亮弒其主亶自立

皇統九年十二月二十日登位改元大赦尚書省牒刑部門
下朕惟太祖武元皇帝神武應期奄有四海以公存心天下
大器授于太宗文烈厥代不忘先遜憑王宣命屬之前君以
繼洪業十有五年而昏虐失道人不堪命宗族大臣叶心正
救之而弗悛遂仰奉九廟之靈已從廢黜亦既殂殞宗族大

臣咸以太祖經營締講廟所繇垂統推戴眇躬嗣臨天下朕以
宗社之重義不獲已爰受命之初兢兢若臨淵冰未知攸濟
尚賴股肱三事文武百僚同心輔翼以底于治宜布惟新之
令以宏在宥之恩可從皇統九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改為天
德元年於戲嗣守丕基休于宗祏永綏綿宇尚軫黎元咨爾
多方體予至意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六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七
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金人遣使來賀即位
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金人遣使來賀即位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十七

炎興下快二百十七

起紹興二十年二月盡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辛未

紹興二十年二月金人遣使來賀即位

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九月陳誠之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錢愷副之

王曠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趙述副之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紹興二十一年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八月四日辛未韓世忠薨

韓忠武王中興佐命定國元勳之碑曰王諱世忠字良臣姓韓氏世為延安人名聞開陝嘗過米脂寨姻家會飲日已夕而閉閉王怒以臂拉閉門鍵應手而斷旦視之其木蓋兩拱餘闕吏駭服年未冠以敢勇應募鄉州挽強弓二百斤嘗乘悍馬手舞鐵槊奔馳二郎山峭壁間觀者胆裂同列無一人敢繼者軍府校藝獨用鐵胎弓所向雖金石皆洞貫其騎射絕人類如此時崇寧四年也屬西方多事王每聞邊遽至輒上馬或不俟鞍而奮喜與交遊痛飲資用通有無或不持一錢相從謁酒肆賞酒期于戰獲驚級以償王出必多獲由是同列皆饒給銀州之役將從党萬以行父母素鍾愛不許王

固請于陳公曰大丈夫當建功業取公侯豈宜齷齪自守陳公奇其志乃聽去前功甫至而城閉王直排扉入斬主將擲首陣外三軍乘之大克繼而夏人以重兵來寇次高平嶺王與党萬悉精銳鏖戰賊解去而突騎忽出問道擣我營將士驚愕王獨部敢死士殊死鬪賊少卻王為殿見一騎士甚武揮槍而前王問俘者為誰曰十軍監軍駙馬郎君兀朮也王躍馬從之斬其賊首遂大潰由是西邊益服王威名朝廷議復燕山調諸軍以行至則皆潰王往見劉延慶抵捧沱河獨與蘇格等五騎俱逢虜騎二千餘從者失色王遣五騎列于高崗戒勿動值燕山潰卒來會然皆重傷者王即命蟻舟河

岸約曰虜奔即鼓噪取聲勢王乃獨躍馬薄賊回折自如虜疑之分爲二隊據坡以視王出其不意突刺二執旗者因縱擊格等五騎應于後舟中潰卒亦鼓噪如約虜疑我伏發遂大潰追斬甚衆欽宗即位之初王方從梁方平防河濬州金人大軍已壓濬境方平漫不顧以爲他盜王說曰今之來者金虜耳願公速整行陣爲護河計河一失守宗社沾危公可忽乎王忠憤由中詞氣激烈方平怒俾王以三十騎當敵名曰硬探寔欲致王死地王遇敵輒戰以寔歸報方平猶以爲紅巾賊不設備及虜進屯子橋則方平脫身遁矣主帥既去王師數萬之衆皆潰虜騎大至陷數十重圍中意氣彌壯挺

槍奮躍而前所向披靡虜嘆異小却即潰圍出殿諸軍焚橋而歸至京師欽宗聞王勇冠軍召對便殿且詢方平失律之狀王條奏甚悉轉武節大夫俄召諸路勤王兵入衛王隸京城四壁爲統領屬虜人許割三鎮而還王淵爲河北總管辟王爲先鋒統制有勝捷軍統制張師正者戰敗轉徙大名留守宣撫使李綱斬之以徇師正所部本童貫牙兵初貫叔勝捷軍極諸軍之選每禁軍一指揮所選至一二人或三四人皆人物魁梧武騎超絕者纔得五千餘人後隸師正師正死此軍懷反側遂相約爲亂鼓行而東劫掠淄青間影附脇從者四五萬號二十萬所過亡復噍類山東復擾王以成將寓

大名雅為綱所器重遂檄王以所部五百人討之至滹河以
 軍分為四隊而鐵疾藜室歸路令曰前則有功退則有死怯
 走者許後隊殺以為功於是士皆效死莫敢回顧至夜半縱
 兵襲賊時賊既驚擾達旦從而戰大破之斬其魁李復餘悉
 奔潰將所降朝京師欽宗每賜對慰獎甚渥賜衣甲鎗牌除
 正任單州團練使就命將所部屯滹沱河真定失守王知滹
 沱形勢已感去之趙趙守蓋王淵得王以自固虜再入寇趙
 知王在焉攻益急粟殫援絕孤城更數日殆破王一夕潛將
 三百人擣其營虜大驚亂翌日遁去後有自虜來者始知大
 酋二都統是日被槍以斃衆遂不能支除嘉州防禦使將所

部還大名總管趙野辟為前軍統制太上皇帝時以天下兵
 馬大元帥駐濟陽王領所部勸進復自濟陽次南京虜縱兵
 逼城人心危懼王據西王臺力戰虜稍却翌日再至而首帥
 白馬三郎以萬衆救薄城王時所將近千人與賊遇即單騎突
 之斬首帥以還部兵乘勝鏖鬪虜衆遂潰南京圍解郡守率
 父老迎謁居民焚香夾道多感涕者於是還詣濟陽勸進遂
 扈蹕如南京太上即位換光州觀察使帶御器械王請移蹕
 長安下兵收兩河朝議不從建御營以王為左軍統制詔平
 濟州山口賊解王大力李昱等所向勦除陞定國軍承宣使
 依前帶御器械制曰解趙城之圍威鎮河朔却胡馬之牧效

著睢陽皆寔記也車駕幸維陽王以所部扈從甫至賊有張
遇者號一窩蜂既破儀真自金山以衆來降者抵城而不解
甲扈從者危懼王單騎造其壘曉以逆順禍福叱使速降衆
遂解甲聽命李氏擁衆十萬亦既來降比之維陽復狼顧整
勵器械詔王淵處置淵以屬王王往諭旨誅梗議者劉彥驅
李氏以出縛小校二十九人送淵戮之以民隸王軍分其衆
屬大將張俊等事遂定授王京西等路捉殺內外賊盜特虜
再犯河雒王率敢死士戰于孝義橋所殺已數千人而別將
以後軍先退虜衆乘我王身被鏃如棘卒力戰以免後至汴
詰先退一軍皆斬左右趾以徇威令大振自是軍不復敗矣

召還行在授廟延副總管加平寇將軍承宣使帶御器械統
制如故未幾詔王所部如山東王聞車駕幸錢塘遂由海道
移行在時建炎三年也兀术入寇車駕復幸臨安命杜充以
尚書右僕射守建康王守鎮江兼制海道王方治舟楫之青
龍無何充以建康叛降于兀术兀术遂自建康取宣城直至
廣德徑趨臨安車駕又幸四明王聞之亟以舟師赴難未發
兀术聞王在京口遽勒三十萬騎北還王即奏願留江上勒
除使絕南牧之患遂提兵截大江以邀之先降其將鐵爪鷹
李遜太上賜札曰比來會稽呂頤浩獻議欲會兵京口邀截
歸路遽覽來奏及圖上方略寔契朕懷惟卿忠憤之誠謀慮

之審千里之外不謀而同載觀規圖深所嘉嘆今以獲賊資物財帛盡與將士并降空名告劄二百道用資激賞兀朮遣使通問王亦遣使臣石鼎報之約日會戰戰數十百合虜約不得渡復使致詞願還所掠假道不聽請益以名馬又不聽虜乃益兵儀真勢接建康兀朮軍于南撻辣軍于北王提海艦中流南北接戰相持黃天蕩四十有八日兀朮窘甚求打話王酬答如響時于佩金鳳瓶傳酒縱飲示之虜見王整暇色益沮乃祈假道甚哀王曰是不難但迎還兩宮復舊疆土歸報金主足相全也兀朮語塞又數日求登岸會語王以二人從見之復伸前懇而言不順王怒且罵引弓將手射之亟

馳去虜自知力憊糧竭久或生變而王舟師中流鼓柁飄忽若神凡古渡津口又皆以八面控扼生路垂絕乃一夕潛鑿小河三十里自建康城外屬之江以通漕渠刊白馬別婦人心兀朮自割其領祭天幸風濤少休竊載而逃王知其謀恚舟師督戰會風弱帆緩虜得以輕舸渡去土人稱為番人河其後秦檜主和更名新開河云先是王治兵鎮江嘗曰是間形勢無如金山龍王廟者虜必登此觀我虛寔乃遣偏將蘇德以二百人伏廟中又遣二百人伏岸下約曰聞鼓聲岸兵先出廟兵繼出數日虜至果有五騎趨入廟廟中之伏喜先鼓而出五騎振策以馳僅得其二有一紅袍白馬既墜復跳

而脫詰二人者云即兀朮也是舉也兀朮僅以身免俘獲殺傷者不可勝計所遺輜重山積所掠男女獲免者不知其數又獲龍虎大王舟千餘艘捷聞太上賜札曰卿比統舟師邀擊虜寇忠勇之節遠近所聞相拒大江殆弥兩月殺傷莫計俘獲良多所有已立功人早以功狀來上當優與推恩又札曰胡馬飲江大肆殘虐卿感激思奮慷慨自期獨提全軍往邀歸路將士用命水陸齊攻捷音遽聞殺獲甚衆言念忠勞不忘嘉嘆未幾除檢校少師武成感德軍節度使神武左軍都統制詔除太尉師還建康乃置背嵬親隨軍皆勇鷲絕倫者除開府儀同三司節制依舊充淮南東路宣撫使泗州置

司明年以建康鎮江淮東宣撫使駐鎮江是歲兀朮與酋師撻孛即合三路兵入寇騎兵自泗州取淮揚步兵自楚取高郵塵復飛鳥太上賜札曰覽卿承楚之奏良用駭嘆今虜氣正銳又皆小舟輕捷可以橫江徑渡想卿謀畫已定可保無虞更宜率勵將士戮力勦除此亦卿前日之所論奏也浙西趨行朝無救舍之遠朕甚憂之卿忠憤憂國朕所素知協濟艱難正在今日切更多策以決萬全又札曰朕以逆臣劉豫外挾強虜驅率吾民遣兵東嚮觀其措意必欲圖危社稷人神共所嫉覆載所不容卿為國大臣乃心王室忠憤之氣想寔同之今賊犯真除已逼江上而建康諸渡舊為賊衝萬一

透漏存亡所係卿宜戮力一心以赴國家之急先飭守備徐圖進取無失事機以墮賊計朕雖不德無以君國子民而祖宗德澤猶在人心所宜深念累世涵養之恩永垂千載忠義之烈興言及此當體至懷王受詔感泣曰至尊憂勤如此臣子何以生為遂自鎮江濟師以前軍統制解元守高郵候虜步兵而王親提騎隊往大儀以當泗淮之寇伐木為柵自斷歸路大會將佐曰金人馬步分道並進車駕方在江南有如不勝必為社稷憂諸軍奮忠義以報國此其時矣吾平昔恨無死所已拔橋断路示無生還之望遂大饗戰士士皆感奮氣自百倍會朝廷遣魏良臣使虜至維揚置酒送別杯一再

行流星金牌廣宿至良臣問故王曰有詔移屯守江乃撤炊爨班師良臣竊自喜疾馳去王度良臣已出境乃上馬令軍中曰視吾鞭所向于是六軍大集北行至大儀勒精兵為五陣設伏二十餘處戒聞嚴鼓之節則次第起擊良臣至虜虜果問我師動息悉如所見以對兀朮號知兵聞大軍倉卒南還喜甚與群酋厲兵秣馬直趨江口至大儀五里所王縱虜騎過我軍之東直北傳小麾鼓一鳴伏者四發吾軍旗與虜雜出虜師亂我師伍迭進步隊各持長斧斫馬足虜全裝陷塗淖弓刀無所施王東西麾勁騎四面蹂之虜大半乞降餘皆奔潰追殺數十里兀朮乘千里馬以適積尸如邱壘擒其統

將捷字即女真千戶長五百餘人獲戰馬五百餘匹器械輜
重與平山堂齊軍勢大振兀木還泗上召良臣詰責其膏已
將斬之良臣好詞以免解元至高郵亦遇賊虜設水軍夾河
而陣我師皆願効死虜整隊迭出一日之間合戰十三士力
稍罷相拒未決王遣成閔將勁騎往援之閔與元軍合復大
戰俘生女真及千戶長等虜數俄而王至窮追於淮虜復大
戰敗潰奔走相踏藉沒溺死者不可勝計捷書皆至群臣入
賀太^上曰世忠忠勇朕知其必能成功賜札曰聞卿獨抗大
敵殺犬羊數以萬計攘逐過淮全師而還甚慰^望兀木舉
國來寇憑陵邊圉非卿智勇冠世忠義狗國豈能冒犯矢石

率先士卒以寡勝衆俊偉如此朕深念卿躬擐甲胄之勞將
士摧鋒力戰之苦夙宵震惻痛切在躬得卿來報頓釋朕懷
初虜既傾國內侮朝廷過計有勸太^上他幸者于是降旨議
散百司物論譁然獨宰相趙鼎與王議合曰戰而不捷未去
晚也至是虜復既潰散王自淮上振旅凱旋江在遂安故論
者以此舉為中興第一除少保武成感德軍節度使淮南東
路宣撫使鎮江置司王在鎮江一日方會諸將置酒虜帥捷
棘恥前敗覆以書幣來約戰王即席遣伶人張軫王愈之持
橘茗為報報書略曰元帥軍事良苦下諭約戰敢不疾治行
李以奉承指揮也捷棘謀屈卒不來未幾全軍遁去然諸將

徘徊願望無敢渡江者王獨請移軍窮邊經理中原太上賜
 札曰朕因虜近議者以經理淮甸為言人多憚行卿獨慨然
 請以身任其責朕用嘉之又曰今聞全師渡江威嚴遐暢卿
 妻子同行否乍來醫藥飲食或恐未備有所須一一奏來也
 改除武寧安化軍節度使依前少保充京東淮東路宣撫處
 置使兼營田大使楚州制置司兼節制鎮江時楚州累經殘
 掠邑屋皆丘墟榛棘王至則撫集流亡通商惠工創新營壘
 民心同固軍氣日益振厲於是曩時燼煨瓦礫之場化為雄
 都會府隱然為國長城矣劉豫間遣兵入寇每為王所敗却
 生擒偽知鎮淮軍王拱及糧食軍數百獻于朝是年虜又犯

漣水王迎擊殺其將孫統制追至金城時豫之銳卒盡屯宿

遷聖女御名王以輕兵破之轉戰至徐之駕口軍既單弱而

虜援兵訛里耶索賈舍人踵至遂以背鬼輕騎五百衝之為

虜所圍王突圍援眾以出復乘銳掩擊過落馬湖五十餘里

殺傷不可計攻淮揚旦暮且下會詔班師王亟還道遇偽齊

帥劉祝率金國三路都統太一孛堇鑿山水晶相公青州五

路都統東平府總管及兀朮舉兵自河間與諸道會王結陣

向敵遣小校郝彥雄造其軍大呼曰錦袍玷笠驄馬立陣前

者韓相公也眾咎王王曰不如是不足以致敵及虜騎至王

先以數騎挑之殺其引戰者二人諸將乘之大破眾虜暴屍

二十里捷聞。太上賜札曰：卿存誠報國，義獨奮身，長驅濟淮，力戰破賊，俘獲群醜，撫輯遺黎，眷言忠勞，寔所嘉歎。然王師之出，本以弔民，上將之威，尤宜持重。軍旅之外，毋與節宣，深體至懷。副朕倚注，特授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賜揚武翊運功臣，依前少保，充京東淮南東路宣撫處置使，前營田大使。王以承楚單弱，正當寇衝，寇至無以守，乃增大其城，身自督役，不勞而城固，民恃以無恐，家立生祠，以報先是。移屯山陽，與敵接境，王乃多遣間結山東豪俊，俾緩急為應。東人及太行群盜，多願奉約束者，金人廢豫中原軍，潰盜起，王以為機不可失，奏乞全師北討，招納叛止，為恢復計。懇請誠切，太

上賜札曰：覽來奏，倍見忠義許國之意，深用嘆嘉。今疆場之事，以安靜為先，變故在彼，不必干預。當御名信約，卿其明遠

斥堠，謹固封疆，以備不虞，稱朕意焉。既而秦檜議和，諸師已屯建康及武昌，詔王徙屯京口。王上奏極論虜情叵測，其將以計緩我師，乞留獨此軍，蔽遮江淮。太上賜札曰：覽奏，欲以舊留屯淮，自誓與敵人決于一戰，已悉。朕迫於強敵，越在海隅，每慨然有恢復中原之志，顧以頻年事力未振，姑鬱上於此。自冬敵人深入，卿首劉其鋒鼓我六師，人百其勇，既至彼，潛師引遁，而卿復率先移屯淮甸，進取之計，恃此為基。朕甚嘉之前日，恐老小或有未便，委卿相度，今得所奏，益見忠誠。

雖古名將亦何以過使朕竦然興嘆以謂有臣如此禍難不足平也古人有言閩外有事將軍制之今既營屯安便控制得宜卿當施置自便勿復拘執至軍餉等事已令三省施行初國朝軍政日修虜師屢衄於是陰謀沮撓吾事秦檜還自沙漠力勸太^上屈已和戎銷兵罷將朝廷遣使交割河南境土虜亦遣使來議而使人名不遜時檜主議甚力大臣宿將萬口附和王獨慷慨流涕章^上以十教為太^上開陳和議不可之狀大略以謂虜情詭詐且陝西諸路出兵產馬用武之地豈肯真是交割又曰但恐以還地為名先要山東河北等路軍民及北人之歸明者出此聲勢搖動人情我若太加卑

屈深慮人心離散士卒凋沮又^今當主辱臣死之際臣願効死節激昂一一率先迎敵期於必戰以決成敗若其不克陛下委曲聽從事亦未晚又曰如王倫蓋公佐交割南地界別無符合誑賺朝廷雖以王爵處之未為過當欲乞令供其委無反覆文狀於朝以為後證如臣言虛妄日後事成虛文亦乞重寘典憲其言深切懇到于忠誠且請單騎赴闕面奏太^上率優詔褒得其略曰卿勇冠世獨當一面國威既震和議漸諧南北兵民可冀休息究其所自卿力居多卿其保護來使無致疎虞所乞入朝奏事俟有機會當即召卿來方懷疑疆場事大正倚卿為重未可暫離軍中也其後果虜負約如

王所言檜甚恐即上疏曰臣聞德無常師主善為師善無常
主協于克一此伊尹相商湯咸有一德之言也臣昨見金國
捷報有講和割地之議故贊陛下取河南故疆既而兀朮戕
其叔捷辣蓋公佐之歸和議已變故勸陛下定弔民伐罪之
計又曰如臣言不行即乞行罷免以明孔聖陳力就列不能
者止之義其詞反覆無據由是天下服王精識而尤檜益深
云兀朮既再陷三京又犯漣水太上賜札曰金人復占據已
割舊疆卿素蘊忠義相深憤激凡對境事宜可以結約招納
等事可悉從便宜措置若事體稍重即具奏來王遂率背嵬
軍由加口破走兀朮偽守趙榮以宿州降李世輔以亳州降

詔除少師餘官悉如故明年虜都統周太師者以大軍入寇
水陸並進未及渡淮王督士馬拒戰于淮陽又走之因取劉
冷莊設伏掩擊遂至沂水虜溺死不知其數又遣偏將王勝
攻下海州取懷仁諸縣破千秋胡陵大寨擒虜師郭太師偽
守王山盡得其軍糧牛馬器甲即日獻俘闕下詔除太保依
前功臣三鎮節鉞淮東宣撫處置使兼河南北諸路招討使
營田大使封英國公是年虜犯淮西殿帥楊存中合宣撫使
張俊之師與戰于鍾離弗克詔王赴援虜別軍數萬屯定遠
王遣成閔以輕騎擊破之轉戰數日兀朮中克敵弓以走其
衆大潰遂奪鍾離捷聞太上賜札曰聞卿親率將士與賊接

戰追逼直至城下賊馬一發奔潰過淮卿已復據濠州卿忠
 義之氣身先士卒親遇大敵嘉歎何已况卿前後所料賊情
 一一必中今日善後之策更為深加思慮措置以聞也王因
 上章極言爵賞之濫乞自今非破虜復境土不畀崇資以塞
 倖門和議復成秦檜權力益盛異已者禍如發矢王復危言
 苦諫以謂中原士民迫不得已淪于腥膻其間豪傑莫不延
 頸以俟弔民伐若自此與和日月侵尋人情銷弱國勢委靡誰
 復振之太上復賜札嘉獎又乞與北使面議優詔不許尋再
 上章力陳秦檜誤國詞意剴切檜由是深怨于王已而盡撤
 邊備召諸大將還闕王及張俊岳飛除樞密使副王上表乞

解樞務避罷丐閑時論高之時紹興十一年也二十二年秋
 八月四日薨謚忠武趙雄撰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七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八

炎興下帙二百十八

起紹興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辛未盡其日

孫觀撰公墓誌銘曰建炎三年冬金人合諸種數萬騎絕淮
 沂江鼓行而南如踐無人之境一時將吏望風逃散竄伏草
 莽間無一人敢嬰其鋒者當是時太師鎮南武安軍節
 度使咸安郡王韓公以兩浙西路制置使提孤軍駐揚子之
 焦山募海舶百餘艘具糗糧治器械進泊金山下連艦相銜
 為圍陣東向邀其歸路植一幟書姓名表其上金人望見大
 笑曰此吾机上肉耳平旦擁千舟謀而見先是公命工鍛鐵

相聯為長綆貫一矢鈎徧投諸軍之伉健強有力者比合戰
分重船為兩道出其背每綆一綆則曳一舟而入大酋立萬
馬江上銳為救熟視蹂擾莫能進一步曾不逾時掩獲數百
舟幾盡遂大敗閉壁不敢復出已乃並治城西南隅鑿一大
渠亘三十里欲壻師渡建康而地勢高仰潮不應一日乘南
風縱火千餘椽抗舟師破巨浪冒百死趨瓜洲渡公曰窮寇
勿追縱使去於是錄俘囚束之沉江中金帛盡分麾下臚遺
吾人之被繫繫者書婦女州里姓氏揭諸道以訪其家然後
獻捷行在所其後兩淮交兵伏尸流血十有餘年而虜人卒
不能飲一馬于江者繫公揚子一戰之捷也公諱世忠字良

臣紹德人年十八始隸延安府兵籍慄悍過人絕不用鞭轡
騎生馬駒挽強馳射勇冠軍中家貧無生產業嗜酒豪縱不
治繩檢間從人賞貸累券十數遇出戰則躍一馬先登捕首
虜馳還得金幣償之率以為常嘗從統制官党萬戰銀州方
解鞍頓舍而賊騎出間道直搗其營萬狂顧不知所為公袒
裼持一戈率其徒戰却之萬兵來援殿而還又嘗遙見一酋
金甲朱旗出護兵意得甚公馳一騎刺殺之後謀知貴將駙
馬即君兀諤者大帥張深表其功狀上之朝而宣撫使童貫
怒不先白已黜其功不錄宣和初妖人方臘起青谿不旬朝
衆數萬破衢婺杭睦歙五州江淮大震徽宗詔諸將發兵捕

三朝北盟會編 卷一百一十八
二
誅時公隸統制官王稟行次泚河前將王淵駐兵在焉公扣馬而進曰公領騎兵而戰非其地奈何淵矍然問曰汝為誰答曰韓世忠也淵善其言移屯據便地翌日縱騎搏賊公率所部突其旁賊驚奔追殺無噍類淵喜甚飲公酒悉舉飲器授之會稟卒遂從淵不去方臘授首例補承節郎河朔山東群盜蠭起大者攻犯城邑小者起蔓崑谷多者萬計少者為聚魏博則有楊天王之流青徐沂密如高托山等至不可勝數公方從王淵名播於兩河之間而捉殺制置使梁方平又請公自副除山東之盜公皆次第討平之以功累遷武節大夫靖康末金人圍太原樞密使會諸道兵赴援而張師正統

勝提一軍號精銳尚書李彌大素不知兵欲誅一二裨佐立威以強軍政會太原不守師正遁歸彌大斬以徇衆反側洵洵又不時撫定一夕潰去所過焚掠官軍莫能抗淵聖皇帝詔公討捕晨夜兼馳至宿遷軍騎扣其營大言曰我輩山西良家子好勇尚氣豈有作賊此李公謬舉使君尋求活於草間耳衆素伏公勇相視慨然投戈免胄請從公自歸公杖馬箠獲之而還淵聖召見嘉獎面賜袍帶正授單州團練使今天子以兵馬大元帥駐軍濟州群臣勸進公偕諸將陪扈至南京上即位進嘉州防禦使御營平寇將軍再幸維揚又負橐鞬以從四年金山捷書至除檢校少師改武威感德軍節

度使制詞曰屯兵要害邀擊其歸大振軍聲殺傷過當犬羊
震疊知國有人至今天下誦之方宣和末金人犯京師議者
皆謂強胡不量彼已昧死一來忽見天子宮闕苑囿城池之
大慙慙然莫相知而五路之師日至開其疑懼壓以重兵而
與之講和庶幾景德澶淵之盟足以為德無河叔塞一跌始
有輕視中原之意積五六年舉國大入超邑越都通行無所
累南至潭湘東暨吳粵皆虜淮其毒諸將按兵坐視莫與校惟
公自負其能獨與虜角何其壯也北方之俗善騎壯士健馬
被鐵衣數重上下山陂如飛矢及不能傷故常以騎兵取勝
公在建康蒐練惡少年敢死士為一軍教以擊刺戰射之法

號背鬼如古羽林飲飛射聲越騎之傳履鋒鏑陷水火無不
一當百于是胡馬牧淮楚間公至天長之大儀與之遇虜酋
亭董捷也擁鐵騎奔突而前背鬼者人持一長柄巨斧塔而
進上斫其胸下削其馬足百遇百克人馬俱斃又自出新意
剋敵弓斗力雄勁可洞犀象貫七札每射鐵馬一發應絃
而倒虜人震駭若有鬼神捕獲千人萬人長鎧甲器械甚衆
又轉至高郵卒擒捷人等具舟載俘獲獻之朝自是胡人一
再敗衄稍知沮畏雖時時小入盜邊無復跳梁不制之患矣
進少師橫海武寧武安軍三鎮節度使公生長兵間習知戎
事而天資拳勇未嘗以一毫挫於人臨機制勝一出於意造

故能以少擊衆劉豫聚兵泗上公戍山陽與之對壘屢戰破
之常乘勝北踰淮泗並符離經淮淮陽之宿遷豫亟召北軍四
面而至圍之數重公按甲不動俄麾其衆曰視吾馬首所向
奮戈一躍已潰圍而出不遺一鏃按轡而回公曰虜易與耳
若治兵赴利進攻淮陽虜酋捷里孛董者饒勇蓋衆獨出挑
戰不勝而退有馬太師亦號勇將乘兩虎相斃之勢奮迅而
出亦重傷敗出退而太息曰名不虛得矣師旋斬捕首虜遇
當封英國公會虜主遣元顏烏陵孛董來聘請以太上皇梓
宮皇太后乘駕來歸除前事復故約上曰誠如書言吾能忍
垢以從使驛五反歲行兩周而和戎之議定兩地晏然解兵

徹警公自山陽造朝拜樞密使貂冠赤綬入侍帷幄極人臣
之選閑數月思避時柄上書解機務不許章累上且曰臣蒙
國厚恩誓捐軀戰場效一死以報今以非材承輔樞極進陪
國論寔懷危溢之惧所冀天慈俾解將相之官以詞官奉朝
請日望清光不勝區區至願上不能奪加太傅鎮南武安寧
國軍節度使醴泉觀使咸安郡王恩禮褒崇度越前比公受
命以後杜門謝客絕口不論兵時跨一驢從二三童奴負几
杖操酒壺為西湖山水之游解衣藉草命酒獨酌盡興而返
平時將佐部曲皆莫見其面以二十一年八月四日薨嗚呼
靖康建炎戎狄內訌天下多故公起行間忠憤感發奮不顧

身以殉國家之急建陽之役手擒二叛金山之戰首渠奔命
 僅以身免然後驅攘群盜四封之內掃蕩無餘方是時也諸
 宿將徙屯江左公獨留戍山陽孤壘塊然旁無蚍蜉蟻子之
 援蔽遮江淮屹然如金城湯池之固中興之烈公為第一主
 上英武所以駕馭諸將雖隆名顯號極其尊榮而干戈鈇鉞
 亦未嘗有所私貨故岳飛范瓊輩皆以跋扈賜死惟公進而
 許國杖一劍戰除大憝為社稷之臣退釋兵柄以功名富貴
 始終一品為公師持三鎮戎節累封大國進爵稱王賜號揚
 武翊運功臣食邑一萬三千七百戶定封五千九百戶擇流
 子孫書勲竹帛追配前咨可謂賢也已公御軍嚴而有恩紀

律修明不以賞罰佐喜怒慕羹糗飯以衆士均士以故樂為
 用摧鋒陷壁百戰不怠威名凜然天下想見其風采太母行
 殿歸次國門將相大臣班迎道上太母坐惟中領左右曰韓
 某孰是虜中皆知其名既見嘉歎久之間遇朝謁傳呼道塗
 老幼夾道倚舂釋擔聚觀太息上所賜詔皆親札雲章寶墨
 奎璧之光燦然集而錄之為若干卷錦囊玉軸子孫世守之
 為希代之寶公病且革故時將吏問病卧內公曰某歷事三
 朝大小百餘戰冒白刃中流矢未嘗退衄痲痺尚在發衣視
 之舉體皆是且曰賴天之靈得全首領卧家養而沒諸君尚
 哀其死耶

遺史曰韓世忠疾上飭太醫馳視問勞之使相屬于道疾益甚冊拜太師致仕訃聞不視朝聘有加遣中貴護喪事贈通義郡王官其親屬九人有席三者常筭世忠當作三公世忠以為悔已痛毆之後亦到江南依世忠世忠以錢二萬緡贈之兩子隸軍中皆轉為橫行世忠既貴與將吏騎馬出郊喜坐于淺草中世忠語急而聲厲每言則吐舌或以為是蛇精林泉野記曰公諱世忠字良臣延安府人少無賴為兵隸焉累遷為將嘗與張俊俱破鄆賊李太于鹹河何威于洛大名賊于超化寺內黃賊于初州徐靖于莒縣張仙于擂鼓山維賊于方材并濟南賊公常勇冠諸軍遂定河北京東之地靖

康初從王淵為統制軍趙州金人入寇世忠劫其寨加穎州觀察使從淵守應天虜來攻世忠楊進等累戰敗敵相拒三月而退建炎初為御營使司左軍統制從幸維揚上甚簡眷二年率張遇陳思恭等軍于河南府世忠約翟進丁進孟世寧伐虜于永興軍三衛失期陳思恭先以後軍追世忠敗張遇援之得免收散卒數千歸行在後加承宣使帶御器械又除平寇將軍救京東戰敗亡張遇三年虜取徐州世忠棄淮陽軍走渡江至餘兵三千他皆潰去聞苗劉廢立乃同呂頤浩入援請為軍鋒破正彥赤心隊軍于臨平上復辟功居多加節度使苗劉走除江西福建制置使率馬彥溥趙鼎忠

趙竭節等追破於建州浦城縣統制孫世詢臨陣擒正虜傳
 徽服竄村落為人所執送世忠獻俘行在上親書忠勇韓世
 忠五字於白旗以賜加檢校少保御前左軍統制虜人南犯
 世忠軍潤州虜渡江世忠退守江陰四年虜自明州還兀朮
 使請曰借我一路北歸舟中金帛當盡以與汝世忠曰可留
 下兀朮乃去以舟師戰于建康門外虜大敗斬首三千級次
 日再戰世忠海舟無風不能行虜以小舟縱火我師敗統制
 孫世恩詢嚴永吉皆死復失所俘後改神武左軍統制紹興
 元年曹成馬者劉忠亂湖南范汝為據建州除世忠江西福
 建荆湖宣撫使二年復建州汝為自殺遣提舉官董牧往道

州招降曹成馬者者將李御名殺者以潭州降劉忠據潭州

白面山有衆一萬號花面獸世忠破之忠奔劉豫為其下所

殺加大尉武安感德軍節度使未幾除江南東西路宣撫使

守建康三年進開府儀同三司淮南宣撫使屯鎮江後劉光

世代世忠戍世忠遣人入城潛燒府庫光世訴于朝移屯建

康世忠又欲以兵餼其後上書寇恂賈復事以賜四年虜入

淮南上親征世忠敗虜于大儀鎮又遣將董牧敗之天長解

元敗之承州及六合縣許世安王權敗之真州五年來朝加

少保遣將呼延通敗虜于漣水軍為行營前護軍六年改武

定安化軍節度使京東淮東宣撫處置使敗虜于宿遷圍虜

淮陽軍不能克加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賜揚武翊運功
臣岳飛進軍京西命世忠為援遷延數月方至淮陽七年遣
呼延通王勝王權罷敗虜于淮陽然與淮陽對壘終不能克
每歲纔獲一二小捷而已九年宰相秦檜主和世忠伏兵洪
澤欲劫虜使以破和議部將却卞以其謀密告淮東運副胡
昉時韓肖胄送虜使還昉以告肖胄俾由淮西路而去檜甚
銜憾加少師其兄世良為龍神衛四廂都指揮使和州防禦
使主營侍衛步軍司十年虜叛盟加太傅河南北招討使封
英國公統制王勝敗周太師鵬棘李璫于淮陽又敗虜收海
州擒偽王山又遣王昂王權敗之蔣家庄又敗之淮陽統

制解元敗之沂州潭城縣世忠敗之淮陽十一年兀朮大入
淮西世忠與戰濠州虜敗而去來朝除樞密使罷兵柄世忠
獻錢一百萬緡米九千萬石及鎮江淮東諸庫于朝加元世
良奉國軍承宣使提舉醴泉觀命張俊岳飛遷其軍于鎮江
秦檜方謀去勲臣權累諷臣僚言其過章皆留中世忠懼乞
閑乃加太傅橫海武寧安化軍節度使醴泉觀使罷十二年
改封潭國公十三年進封咸安郡王十七年改封鎮南武安
寧國軍節度使薨年六十三贈太師追封斬王將佐王權劉
竇成閔解寶成秉節鉞登顯仕幕府若韓侂王渙陳楠張偶
李易董牧等亦皆至侍從帥守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八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九

炎興下帙一百十九

起紹興二十一年九月盡二十五年十二月十一日乙未

九月巫伋鄭藻使于金國回

巫伋鄭藻以祈請使副使于金國至金國閣下引見畢內殿
 奏公事唯正使巫伋得入虜主問所請者何事伋首言乞修
 奉陵寢虜主令譯者傳言自有看墳人伋第二言乞迎請靖
 康帝歸國又令譯者傳言不知歸後甚處頓放伋第三言本
 朝稱皇帝二字又令譯者傳言此事你國中事當自理會伋
 唯唯而退以待辭而歸

遺史曰巫伋作祈請使而無祈請之辭投書而已議者為不識字之承局可優為也

幸張俊第

上幸張俊第府第官吏各轉一官

十一月陳相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孟思恭副之

陳相字相之孟思恭字彥安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二十二年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十月孫仲釐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陳靖副之

陳靖字彥恭開封人

李琳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石清副之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紹興二十三年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十月八日癸亥施鉅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冀彥明副之

施鉅字大仕湖州人冀彥明開封人

吳棗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張彥攸副之

吳棗字少仁建康人張彥攸字安道開封人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金人改元正元

紹興二十四年五月金人遣使來賀生辰

七月二日癸丑張俊薨

中興遺史曰張俊享年六十九以疾終于牖下上聞其薨震悼輟視朝三日賜棺木襲衣以一品禮服龍腦水銀賻絹各有差追封循王厚錄其孤俊之妻秦國夫人魏氏先後薨以其愛妾榮國夫人張氏繼室嫌其同姓遂改為章氏俊狀貌雄偉性渾厚嚴重征行戍守師律整齊納亡撫降皆能得其死力如楊存中田師中趙密輩皆出其門

十四日丁丑幸張俊第臨奠

上幸張俊第臨奠為之慟哭加幹辦官高漸李革皆右武大夫仍賜金帶

八月勅葬張俊

勅葬張俊于常州無錫縣命延福宮使安德軍承宣使內侍省押班張去為護葬事

林泉野記曰張俊字英伯秦州三陽人少為弓箭手初從瀘州兵討南蠻有功後從梁方平累攻夏國皆先登宣和五年京東河北盜爭起從梁方平破鄆州賊李太子追至洛州大合群盜萬人來拒又擊滅之六年破大名賊於超化寺追至內黃又破內黃賊數千七年破沂州賊三萬於沂水追至密州又破密賊李靖于莒縣回遇賊于南樓山又破之還沂州破賊張仙于礪鼓山又破濰州群賊于方村累遷武德郎八

年濟南賊孫列整衆十萬俊從方平討之先射中賊來挑戰者因大破于鐸子山又破濰州群党于常樂靖康中從种師中救大原與大金戰榆次奪馬千匹及師中死俊潰圍走烏河川虜來追俊大呼死戰斬首五百級加武翼大夫從知信德府梁揚祖統兵詣康王于大名王問揚祖諸兵官誰可使揚祖稱俊忠實可任王甚愛之明年李煜寇東平府王命俊同苗傅討之至任城縣遇伏兵賴其將趙密射退賊俊與傅擊煜大破之斬二千級加拱衛大夫徐州觀察使王即位除御營使司前軍統制又加帶御器械往平杜用於淮安府又從兩浙制置使王淵招降趙萬于潤州降陳通于杭州至婺

州射殺賊何三五建炎三年秀州軍卒徐明反命俊討擒之俘獻于行在加武寧軍承宣使三年苗傅劉正彥反加俊武寧軍節度使秦鳳路馬步軍副提管交兵

俊不

受與張浚立議約諸將來勤王時韓世忠軍先為金人所敗死亡略盡而不能軍俊乃以統領劉寶一軍借之至臨平擊賊將苗翊馬柔吉敗之以復辟功加鎮西軍節度使數日又改御前右軍都統制大金渡江幸温州留俊軍守明州禦之大金兵至俊納隱士劉相如之計與之決戰令統制劉寶先戰不勝後用兵橫衝之而楊沂中田師中軍戰又不勝寶兵再進與之苦戰而李質率諸班直以舟師來助劉洪道又

率其兵射其傍遂大敗之殺數千人四年兀朮又領兵至後
擊之于高橋一日數合又大敗之恣心懼其益兵再來遂與
質洪道俱棄明州而走兀朮聞諸軍已去復來屠其城加俊
檢校少保定江昭慶軍節度使改神武右軍都統制大金寇
淮南劉光世守潤州乞俊來援俊他托不行李成圍江州兵
勢甚盛以俊為江淮招討使命王瓌兵飛陳思恭皆聽其節
制領兵五萬往討之紹興初至洪州李成將馬進來挑戰俊
堅壁不出後用飛計渡江擊之於玉隆觀敗之至筠州進陳
兵數十萬命飛與陳思恭騎兵擊之數合不能勝俊度其已
疲復率眾兵急攻之賊大破殺數萬人臨陣降者五萬俊俱

其大眾且疑復叛是夜皆殺之進走追至奉新縣之樓子莊
至江州再敗之追至蘄州羅田山又敗之成遂殺進降於劉
豫俊命飛追張用降其眾五萬知鄂州李元文恃兵跋扈俊
誘而擒送行在加大尉四年大金兵犯淮東以後為浙西江
東宣撫使領兵至鎮江命統制張宗顏戰于真州六合縣敗
之命其將盧師迪戰于真州烏御鎮敗之又戰于烏石山敗
之五年師迪戰于龍山敗之命統制王進戰于盱眙敗之其
將張元戰白塔敗之進又同楊忠閔往戰于淮河敗之降其
將程師回張連壽二人又命統制高舉戰于天長軍敗之王
進高舉盧師迪皆俊之將也加開府儀同三司以其軍為行

言朝廷無不從薦人為監司郡守帶職名者甚衆宰相不敢
少違晚年主和議與秦檜意合來朝除樞密使賜玉帶覺朝
廷欲罷其權乃乞納兵忌劉錡岳飛之功以錡戰不力飛不
赴援每譖于主相二人坐是獲罪復令飛往楚州領韓世忠
軍歸于鎮江府飛罷而後獨在鎮江以為恪加太傅廣國公
大金再陷楚泗濠揚州後不出兵渡江以堅和議十二年還
朝薦其將田師中往鄂州掌兵初與檜約主和議盡罷
諸大將悉以兵權歸後故力敗其謀及諸將皆罷檜乃令侍
御史張邈屢言後罪罷為醴泉觀使復還三鎮節鉞封清河
郡王改靜江寧武奉國軍節度使二十一年上幸後第勞之

拜太師官吏各遷一官以姪子蓋為安德軍節度使二十四
年薨年六十九追封循王勅葬常州無錫縣以知內侍省張
去為護喪事自行朝至無錫州郡將相祭之者接迹江左以
為榮五子子琦子厚子頰子仁子正孫宗元其麾下將佐若
楊存中田師中王德趙密皆為三公節鉞張宗顏劉寶王進
馬立王瑋皆顯仕幕府若孫佑史愿詹和詹宗明郝漸英溫
彥多為侍從帥守後賜諡曰忠烈

十月沈虛中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張掄副之

沈虛中字太虛張掄字材甫開封人

張士襄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張說副之

言朝廷無不從薦人為監司郡守帶職名者甚衆宰相不敢
少違晚年主和議與秦檜意合來朝除樞密使賜玉帶覺朝
廷欲罷其權乃乞納兵忌劉錡岳飛之功以錡戰不力飛不
赴援每譖于主相二人坐是獲罪復令飛往楚州領韓世忠
軍歸于鎮江府飛罷而後獨在鎮江以為備加太傅廣國公
大金再陷楚泗濠揚州後不出兵渡江以堅和議十二年還
朝薦其將田師中往鄂州掌兵飛兵初與檜約主和議盡罷
諸大將悉以兵權歸後故力敗其謀及諸將皆罷檜乃令侍
御史張邈屢言後罪罷為醴泉觀使後還三鎮節鉞封清河
郡王改靜江寧武奉國軍節度使二十一年上幸後第勞之

拜太師官吏各遷一官以姪子蓋為安德軍節度使二十四
年薨年六十九追封循王勅葬常州無錫縣以知內侍省張
去為護喪事自行朝至無錫州郡將相祭之者接迹江左以
為榮五子子琦子厚子頰子仁子正孫宗元其麾下將佐若
楊存中田師中王德趙密皆為三公節鉞張宗頴劉寶王進
馬立王瑋皆顯仕幕府若孫佑史愿詹和詹宗明郝漸英溫
彥多為侍從帥守後賜諡曰忠烈

十月沈虛中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張掄副之

沈虛中字太虛張掄字材甫開封人

張士襄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張說副之

張士襄字贊可建康人張說字次傳開封人醫官公裕之子也娶吳氏乃中宮之妹

十二月金人遣使來賀正旦

紹興二十五年正月車駕駐蹕臨安府

十月初八日壬午鄭楠為大金賀生辰國信使李大受副之

王岷為大金賀正旦國信使王漢臣副之

二十日甲午秦檜病篤

秦檜以疾勢危篤劄子乞同男禧致仕二孫墳堪改差在外宮觀降詔不久曰丙吉有病夏侯勝預知必愈謂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卿獨運廟堂再造宗社元勳偉績著

在旂常過古遠矣茲微爽於節宣曾何傷於氣體矧今朝廷恃以為輕重天下賴以為安危知其專精神省思慮勿藥之喜中外所期納祿有陳豈朕所望所請宜不久再請許之制曰太平樂興與賢共享盈成之治王公坐而論道難親幾務之繁眷予不召之臣光輔中興之運茲覽辭榮之奏宜推從欲之仁揚于大廷詔爾百辟具官秦檜閱深而肅括博厚而高明任天下之重而靡辭其難舉天下之言而必見于用委堅不奪之帥力振無窮之基自登冠于宰司首定盟于鄰好大策非凡所見咸胥動以浮言方叔克壯其猶獨秉持於素守上以遂予一人之孝養下以成爾百姓之安居不於功

業之光明復立規模之宏遠勸農桑而臻富庶興禮樂而導中和國制既成天休來萃比連聞於假告已渴佇於儀型乃命僕臣親臨甲第惟陰德之獲報宜勿藥以有瘳何遽貢于囊封祈上還于印組誠請確至詔旨莫回其寵拜于王封用歸榮于里社云可特授依前太師進封建康郡王

二十一日乙未幸秦檜第

上幸秦檜第問疾檜朝服抱紳無一語唯流涕淋浪而已上亦為之墮淚就手解紅帕賜檜拭淚既退其子煇奏請代居宰相者為誰上曰此事卿不當與宣賜本府幹辦官丁禩金帶一條已時駕還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十九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十

失興下帙二百二十

起紹興二十五年十月二十二日丙申盡其日

二十二日丙申秦檜薨

秦檜遺表曰死生夜旦之常難逃大教命義臣子之戒敢竭
 愚衷屬餘息之將辭應清時而何及中謝伏念臣早緣末學
 奮自諸生當見危致命之秋守策名委質之分畫疆之遣元
 樞飛掩報之符存趙之陳具察奉懲斷之指倉皇去國奔走
 從君衣冠不變於中華觀會自安於常度雖歷九死其未悔
 猶異一言而可行草徽廟之尺書破偽齊之三策身居營窟

心在周行洎浮海以言旋舉同朝而趣異下石而擠者紛至
奉身而退者累年荷上聖之深知排群疑而復用延登右揆
峻陟維垣專兼任於鈞衡奉疇咨於帷幄入而告后玉音常
許其無心出則稱君輿論共推為得體上遵成筭復建中興
惟聰明睿智之絕倫蓋古昔帝王之未有挺身死難救民於
仗節之初修睦休兵尋盟於秦凱之後是謂樂天以保天下
繼代以率代工居然寧親以寧神關兩字 盈城而盈野德之厚
也臣何力焉臣感陛下推心委用之誠進期畢命觀陛下求
治焦勞之切退欲忘身但知力疾以盡公不敢辭難而避事
仰勤宸注親屈帝尊訓詞矜惻於孱軀天步迂臨於寢室戴

恩慈之俯逮徒感咽以何言顧愚臣知遇之若斯雖舉族捐
糜而曷報而臣上負乾坤之造莫知藥石之功病在膏肓命
垂晷刻闕廷注想難瞻穆穆之光龜息綏安尚抱拳拳之懇
念籲天而靡逮忍將死以猶言文雖不倫義或有取伏望皇
帝陛下維新盛德謹保清躬萬壽無疆長奉東朝之養五兵
不試永居北極之尊益堅隣國之歡盟深思社稷之大計謹
國是之搖動杜邪黨之窺覷以治亂為蒼龜以賢才為羽翼
事有未行而宜戒言或逆耳而可從緩刑乃得衆之方訓本
乃富民之術雖淵衷之素定在愚慮之寔深凡此數端願留
聖念臣形留神徃淚盡辭窮憂國有心敢忘城郭之策報君

無路尚懷結草之忠

遺史曰初檜病篤招董德元湯思退至卧内各贈黃金千兩德元以為若不受則他時病愈疑我二心矣乃受之思退以為檜多疑心他時病愈必曰我以金試之便待我以必死邪乃不敢受口聞之以思退為非檜之黨檜薨年六十六檜居相位凡十九年每薦執政必選世之無名譽柔佞易制者不使干與政事備員而已百官不敢謁政府州縣亦不敢通書問若孫近韓肖胄樓炤王次翁范同万俟卨程克俊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洋新李唐大方余克弼巫伋章夏采樸史才魏師遜施鉅鄭仲熊等不一年或半年誣以罪罷之尚疑

復用多使居千里外州軍且使人伺察之是時得兩府者不以為榮劉光世薨其建康園亭併以賜檜檜性陰密乘轎馬或默坐常嚼齒動腮謂之馬嚼相家為得此相者可以殺人内深阻如崖穿世不可測喜賦吏惡廉士通饋送四方大帥監守郡守饋送無虛日内庫偶缺腦子口上一日要腦子求之於檜檜取一匣進之至口上前開緘而匣内有書題名銜乃廣西經略方滋潰送檜者悞不揭去口謂御前未嘗有如此片白腦子檜每生日四方競獻奇寶金玉勸益為不足道至于搜盡世間之希奇以為侑如符行中鄭藹在四川饋送不可計雖空書亦于書匣中用金獅子二枚坐書凡獻投書啟者

以率變稷契為不足比擬必曰元聖或曰聖人初為宰相紹
興二年罷御筆付蔡密禮令作制力詆之及再為宰相加太
師封益國公時密禮已死檜乃進劄子乞于密禮之女夫謝
伋之子家收取御筆焚毀其文曰臣仰伏陛下昨自軍興之
初為宗社生靈計躬至軍前權與和好因以上格天心中興
國祚所謂後其身而身先無以天下為者可以託天下也臣
至愚極陋繼亦將命出於自請當是時豈意有今日依乘風
雲之幸蓋捐軀殉國萬一近似乃得與今日休兵保邦之議
非偶然也靖康之末邦昌僭號臣獨不戴異姓乞於皇族不
與背盟之議者選擇繼統其後軍前取出欲行懲斷幸而不

死驅虜遠去臣終不變初議至於徽宗草書以為南朝有子
不當相待遽如石晉國相雖傲岸自用猶即遣人厚送錢絹
至盈萬數後有傳錄至中國者其本尚在可考不誣愚以君
臣之契與立國本末如此昨自初還朝時所奏令劉光世通
書請如其後呂頤浩都督在外又奏遣北人招討都監門客
通書求好未幾遣報王倫來歸頤浩遂欲攘以歸已力援張
邦昌友婚朱勝非來朝既而圍城中人蔡密禮頤浩勝非援
邦昌時受偽命人謝克家復來經筵當臣之求去也陛下親
諭再三恩意深密臣獨以書生不識事體以必退為真是頤
浩乃與權邦彥同日留身乘間建言以謂宰相之去乃無一

事於是旋易臺諫擬請御筆至密禮草制之日請以為據克
家密禮之進用外人所不知臣固知二人獨願浩所私昵非
陛下所檢注也密禮被逐常以所得御筆公示廣衆不知事
君之體至于如此士大夫雖每竊笑然以其人闕茸凡下縉
紳不齒不足以汙牙頰姑置度外臣以出處自有本末後世
當有公議不必與此輩較曲直故不論也今密禮已死無子
獨有女嫁謝克家之孫及之子若不收拾所降御筆復歸天
府則萬世之後忠逆不分微臣得君立朝無所考信寔害國
體伏望聖慈特賜睿旨令台州取索密禮所受御筆繳進仍
以臣今奏疏送付史館永以傳信不勝幸甚貼黃克家初受

偽命其子及對所親厚言他日及等奈何蓋已不有其父矣
豈意自全以至今日克家受願浩勝非之授再至經筵曾無
幾時乃奏是言陛下以一人言召臣又以一人言而去恐四
方有以窺陛下其敢為大言無所忌憚如此疑以傳疑何所
不至伏望聖慈深賜降鑒奉聖旨依奏三省行下台州取元
降御筆復歸天府君子謂欲蓋而彰者檜之謂也檜每遇生
朝錫賚踵道賜教坊樂佐酒有一日伶人作雜劇之戲其子
嬉笑聲微高檜目之不語少頃檜起更衣久而不出妻王氏
使人探之乃在一室中默坐智者謂檜歎其子不足以相副
也嗚呼深哉乞置益國官屬雖不行亦不加罪王循友乞加

檜九錫雖不行俄自知鎮江遷循友知建康府識者不敢言
唯以目相視

靖康小雅曰公諱檜靖康一年金國二酋既日遣吳玠莫儁
入趣立異姓議未決聲言將縱兵屠城中外危懼士大夫震
慄顛倒遂有張邦昌之請公為御史中丞毅然獨陳于虜以
謂主上仁孝聖明天下歸心廢非其罪豈計之得也願速反
正以慰神人之望苟立異姓有死而已二酋慙怒致公軍中
執之而北時終始不肯立異姓者孫傳張叔夜與公三人而
已嗚呼士之所事外則君內則父父既不可易獨君可易耶
且胡人席其破京師之威以迫憂忠垂死之人自以謂唯所

廢置莫我違也搢紳既靡然奉承風旨之不暇以偷其生况

敢

闕一

其心以攻其失哉公儒者也內激忠憤不顧其身惟

義所在豈古所謂忠臣耶孔子曰仁者必有勇今于公見之
詩曰天崩地陷草我洪圖孰敢爭之維時醇儒祈復明辟義
在捐軀猛虎垂涎遂將其鬚鬣龍不睡乃探其珠身赴沙漠
名振九區

中興姓氏錄曰秦檜字會之建康人也父敏學曾任湖州吉
安縣丞轉信州玉山縣令知靜江府古縣皆以清白聞敏
生四子檜其第三也政和五年何栗榜登進士第為密州州
學教授知州翟汝文安撫使張叔夜皆薦之中宏詞科李邦

房荐入館職後除監察御史靖康初嘗使于大金回除右司
諫代陳過庭為御史中丞大金陷京師取徽宗淵聖北去欲
立張邦昌立命御史臺疏其功德檜列其罪而上之又表乞
立皇太子或越王又乞表立皇親內不預背盟者一人及連
街乞立張邦昌之文檜不肯書大金乃取詣其軍由是世稱
其忠在大金時為徽宗作書上粘罕以結和議粘罕喜之賜
錢萬貫絹萬疋建炎四年大金攻楚州乃使乘船艦全家厚
載而還俾結和議為內助會至漣水軍賊丁禩寨諸將多曰
兩軍相拒豈全家厚載逃歸者必大金使來陰壞朝廷宜速
追之以絕後患賊軍奏議王安石道機宜馮由義力保護之曰

此是淵聖朝中丞萬一事平朝廷尋之我輩誅矣且送之朝
禩乃命安道由義送至鎮江府檜見劉光世首言講和為便
光世送之朝士民間檜來皆驚疑惟范宗尹李回薦其忠除
禮部尚書紹興初除參政知事檜曰陛下用臣臣必能聳動
天下之士後宰相范宗尹罷上欲用呂頤浩已召之富直柔
韓璜辛道宗永宗皆惧其來密荐檜為相俾塞其進乃拜尚
書右僕射若誤國之相汪伯彥首復其官與之宮祠以報舊
恩及呂頤浩至候命一月上卒用為左僕射檜心不喜陰結
朋黨以自助引翟汝文參知政事汝文公言天下人知檜真
大金之姦細必誤國矣汝文乞罷去又遣大金招討都監門

客通書大金求好故大金遣王倫南還議和頤浩薦朱勝非
綦密禮謝克家入朝往往言檜之姦上悟罷其相乃落職仍
諭朝廷終不復用書其罪付密禮作麻力詆之并其黨胡安
國程瑀江躋劉一止張燾吳表臣皆罷之後復觀文殿大學
士命知温州碌碌無治聲張浚為相上幸平江府撫軍浚以
檜柔佞易制荐入使備員乃除行宮留守次年春召為樞密
院檜亦無所建明奉浚而已八年召為尚書右僕射兼樞密
使同趙鼎秉政會王倫高公繪自大金來許送韋太后邢皇
后及還河南州縣檜力主和議鼎不以為然乞罷去檜遂專
政樞密編修胡銓言和議非策乞斬檜及王倫以謝天下上

怒黜銓而和議定許大金歲幣錢五十萬正命王倫交割故
地以請太后皇后盡得河南州縣而大金渝盟王倫太
后皇后亦不還檜知僧道大冗不償度牒暗伏其弊使民知
務本呂頤浩已病檜懷憾不已召為西京留守頤浩激憤而
死後命台州發其家私暗事盡取其諸子一家破矣趙榮以
宿州降命縛還大金以絕中原士民來降之路世哀榮之忠
而覺檜之心矣參知政事李光言檜所用皆親戚略無公道
與檜相爭而罷去次年五月大金背盟入寇復河南州縣士
民歸咎于檜檜傲然不肯退上亦眷之不衰檜欲慰人心乃
命諸大帥出兵岳飛韓世忠張俊劉錡皆奏追還不使深入

又惧諸將怨之濫賞以官又誣趙鼎怨言安置湖州士之稍
端正如范冲王居正張九成輩盡逐之楊沂中濠州敗績殿
前司兵幾盡檜利其謬加沂中開府儀同三司以慢軍勢檜
御人范同議諸將帥多握重兵檜用其策而逐同居筠州貪
其功于已檜加尚書右僕射兼樞密使俄又加少保冀國公
忌劉錡謀深名重因與張俊不協乃罷其兵使知荆南又忌
岳飛忠勇亦與張俊不協罷兵政又誣其反殺之于大理寺
天下怨之三軍解體大金遣莫將韓恕回檜又再主和議割
唐鄧商泗州以獻大金倍添歲幣之數又怨李光怨言責建
寧軍節度副使藤州安置光大泣而去張浚方知福州檜忌

其名而罷之大金還徽宗鄭后邢后梓宮及韋太后上大悅
加檜太師屢賜玉帶檜初欲罷諸帥兵乃厚結張俊俾為樞
密使盡護其軍又專主武臣差注及事成命江邈言俊罪而
罷之由是朝權盡歸於檜非檜親黨及庸佞者則不得仕宦
忠正之士多避山林間檜徒封魏用兄梓為翰林學士終資
政殿學士弟棣及妻兄王映王會皆為兩制王鞏王歷等皆
居撫州恃檜勢凌辱百姓田宅甚於剽盜紹興十二年科舉
諭考試以其子熺為狀元俄除禮部侍郎遷翰林院學士後
除樞密院加少保嘉國公二十四年科舉又令考試以其孫
壻為狀元上覺自選張孝祥為第一凡欲差除皆非典故止

及其親戚故舊而已不畏公議傲然自恣大金命盡發前後
所得大金契丹及歸明人五萬還于大金內弱軍勢絕後來
歸降之心嚴衛信處發建等州前大水士民溺數百萬檜隱
而不奏有開言者必罪之再誣趙鼎怨言安置吉陽軍而死
後彗星見檜不乞退康輿之言彗不足畏檜特改宣教即擢
用之又忌張俊落其職使居連州嗣使臣僚及州縣奏祥瑞
以為檜秉政所致改封益國公別築大第窮土木之麗以賜
檜武臣乞除差恩賞檜尤惡之積百千員無一得者各行朝
餓且死者歲不下數十以激軍中使無鬪志人人思亂士民
詞訟略不省覽殿前司使臣施全俟檜肩輿于市刺之不中

自是列五十兵持長杖自衛忌胡寅忠梗誣其罪安置新州
又安置李光昌化軍初趙鼎議立普安思平二郡王為皇子
檜不欲宗強勸上曰鼎欲立皇子待陛下終無子也宜俟親
子乃立上見江左小康以為檜力任之不疑檜陰結內侍及
醫師王繼先微音動靜必具知之日進珍寶珠玉書畫奇玩
羨餘金錢專狗帝嗜故帝眷寵無比命中使陳瑛續理賜珍
玩酒食無虛日兩居相位通十九年荐執政必選世無名譽
柔佞易制者不使預事備員書姓名而已百官不敢謁政府
州縣亦不敢通書問如孫近韓省曾棣炤王次翁万俟卨程
克俊李文會楊愿李若谷何若段拂汪勃詹大方余堯弼巫

及章復宋樸史才魏師遷施鉅鄭仲熊等不一年或半年誣以罪罷之尚疑復用多使居千里外州軍且使人伺察之是時得兩府者不以為榮
上臨問之檜已昏然不省
次日卒年六十六四方士民相歡慶封建康郡王其子熿尤恣橫不法聞檜死置酒大喜其黨董德元曹泳等謀荐熿即相位上久知檜跋扈秘之未省乃賜熿少師致仕諸孫在外宮祠再贈檜申王護喪以葬江寧繼而臺諫湯鵬舉往往言其姦逐其親曹泳鄭億年王會等于嶺表諸親王珣等數十人皆罷竄之

秀水閔居錄曰紹興改元范宗尹獨相方三十許歲自謂有其氣而政事殊失練也方群盜擾五七郡小盜擾三四郡於是公然剽掠民力竭盡皆渡江縱劫又於松江易置帥藩創立安撫大使但約每帥相去七百里不問形勢如池州僻陋乃置江東大帥事同戲劇又欲治崇寧大觀以來濫冒恩賞條目寔繁謂之討論人皆以為非獨參政秦檜力贊之命既下參政李回非次改官諸大將皆嘗隨童貫被賞並合取削必遺死事之人所得恩教亦合追奪物議喧甚檜復以此擠宗尹遂罷相揆席久虛檜欲得之昌言曰我有二策可以竦動天下或問何以不言曰今無相位不可行也未幾果相次年植黨以排呂頤浩上乃悟盡逐其徒檜亦罷政前一日召

當制學士蔡密禮諭以檜二策仍出其元奏曰以河北河東人還金虜以中原人還劉豫如斯而已命載之制詞至四年虜使李永壽王翊來聘首言此事正與檜語合蓋檜自京城隨虜北去為彼大酋撻辣即君任用虜騎渡江與之俱來回至楚州遣舟送歸檜王仲山婿也仲山別業在濟南府為取數千緡贖其行其後撻辣統兵犯淮旬朝廷遣魏良臣王繪奉使至其軍中教問檜且稱其賢乃知檜之策出于虜意也檜之初歸自言殺虜人之監已者奪舟來歸然全家同舟婢僕亦如故人皆知其非逃歸也逮其輔相力荐良臣入為都司繼除從官欲弭其言耳 又曰鄭相居中京師入族叔紳

者開酒肆俗云負官錢禁錮開封府其家窘甚妻離去改適張蘊女入端王府至元符末徽宗即祚鄭氏立為妃紳驟貴居中正亦進焉崇寧四年居中為內翰是年冬星變蔡京罷相五年居中探知徽宗有復用之意頗為延譽京師第建閣以君臣慶會為名居中作上樑文曰丘壑未應容謝傳衣衣行見命周公又曰自有薰風來解愠更無箕舌巧為譏其迎合類如此大觀改元京復相居中副除樞以椒房之故朝論不與即除資政殿學士未幾再除知樞密院繼拜首相於是賜第建閣寵冠廷臣兩子皆為從官荐人徑登要近權勢之盛亞於蔡京自崇寧大觀以來宰執子弟例作從官居中長子

曰倚年次子曰億年億年思所以自別假手於門館孫謙亨
 獲與荐名既赴大比試居中相位差試官多其所親知舉王
 安中李邦彥宇文虛中參詳檢點官莫儔黃穎張志季質李
 舜由輩皆是也余時為太學官例差入院引試日億年謙亨
 並案而坐以更傳授巡案官亦其所善常有一二員守護慮
 為兵卒所糾也庭中士人簾內試官無不扼腕既考校儔穎
 等日詣諸位搜訪億年程文既得之即送之知舉三公拆號
 億年名在第九余即就取試卷開之議論絕尋常惟策三篇
 粗有可取亦在去留之間每道頭尾各用祖宗故事是一事疑
 即暗號也榜既出物議殊不平臺疏論之有旨取程文看詳

則試卷已不見議者益喧又數日得于試院井中污損不全
 又有旨令進入乃詔手詔稱其文理合在高^第且獎諭居中
 有義方之訓恭惟徽宗皇帝天覆海涵有大恩德于居中父
 子億年即授秘書少監遂遷^法從其後居中丁憂罷相復領
 密院薨于位贈以王爵恩禮寵教哀榮始終冠絕古今以君
 臣施報之善論之億年兄弟當如何哉建炎四年虜騎渡江
 億年被執北去遂豫僭位即臣事之為戶部吏部侍郎戶部
 尚書遷除執政尚書右丞資政殿學士紹興九年虜既廢豫
 以河南地來歸億年召還時宰秦檜者王仲山之婿也億年
 母即仲山親姊檜子燿復娶倚年之女至是燿佑之初至除

雜學士繼欲復偽齊所授職名參政李光榻前面折之以為不可乃止後數月光罷政億年竟復資政殿學士仍奉朝請雖士論洶洶而一時侍從臺諫皆櫓私黨不復頌逆順之節矣嗚呼億年事逆豫為執政掌其機事預其深謀而所謂機謀者欲滅吾宋也欲危吾君也欲傾覆趙氏宗社而為劉氏家國也欲吞併東南而臣屬之也在律叛逆不原赦不分首從然則億年與豫其罪等舊官其可復乎唐祿山之亂既復西京陷賊官以六等定罪最重棄市次自盡餘流竄故相張說二子均均皆當死肅宗以在東宮時說有保佑之力欲償之明皇曰均均事賊皆任權要均仍為賊毀吾家事不可赦

肅宗復請於是流均崩表而均被極刑焉徽宗之待居中厚於明皇之遇張說億年之事逆豫親於張均之事祿山而況居中素無援助之力今失刑如此何以慰徽宗在天之靈乎

三朝北盟會編卷第二百二十

大正十三年九月十四日

